赛马的彩注

□徐 东

“我又来了。”个头不高的昂仁拖着长长的腔调说，“我想让龙娜泽多看上我一眼，所以我又来了。”

昂仁的脸上带着笑容，笑的时候露出他那洁白又整齐的牙齿。

年龄也不过十八九岁的龙娜泽多少也清楚昂仁对自己的心思，不过，她嫌昂仁的个头矮了点儿，长得也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。

昂仁向守店的龙娜泽要了瓶啤酒，喝了几口酒，又继续和龙娜泽说话。

“龙娜泽就在我眼前，可我离开的时候，龙娜泽就在我心里！唉，谁让龙娜泽长得那么漂亮呢，我想把她的漂亮带回去。”

昂仁装成是对另一个人说龙娜泽的样子，却是在说给龙娜泽听。

龙娜泽忍不住笑着问他：“求求你别这样说话好吗？另外，一个人长的样子，另一个人怎么能带走呢？”

昂仁晃晃喝了一半的酒瓶子，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你看，等我喝光了啤酒，用空空的酒瓶子来装你怎么样？”

龙娜泽装成生气的样子说：“‘你’是谁，‘龙娜泽’又是谁呢？”

“你就是龙娜泽，龙娜泽就是你啊。”昂仁眨眨不大的眼睛说，“不用酒瓶子了，我用我的眼睛给你拍张照片，把你的影子留在我心里，这样你该同意了吧？”

龙娜泽被昂仁逗得忍不住笑了。

昂仁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里工作的，有一回下乡他经过皮村，在村长吉桑龙次家里落了落脚，见到了龙娜泽，当下便喜欢上了她。

县城离皮村有5公里路程，自从见到了龙娜泽，昂仁便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来皮村。到了，便在龙娜泽看守的商店里买上一瓶啤酒喝，顺便和龙娜泽说一些俏皮的话儿。

比起一般的女人来，龙娜泽也显得太高了点儿，个头足足有一米七。

比起漂亮的女人来，龙娜泽也长得太漂亮了点儿，总之，昂仁见到了龙娜泽之后便觉得再漂亮的女人也不能和龙娜泽相比了。

要是允许他夸张一点，他觉得自己见过的所有的漂亮女人加起来都抵不过一个龙娜泽。

龙娜泽的美赛过地面上最美的花儿，赛过天上最亮的星星。

在别人眼里，都会觉得他们两个人太不相配了。不过，昂仁是个大学生，而且是在县政府工作，这个条件也是一般的小伙子比不上的。

昂仁的个头不到一米六，显得比一般的男人还要矮，不过，有很多次昂仁踮起脚尖和站在店铺里头的龙娜泽说话，做她的思想工作。

他说：“画眉鸟的个头儿虽然不大，可是唱得好听；兔子的腿虽然不长，可是一样可以翻过高山。”

虽然龙娜泽不见得喜欢昂仁，可也不讨厌他。

昂仁喜欢对着龙娜泽笑，因为人长得黑，笑的时候牙齿就显得特别白。白白的牙齿让龙娜泽觉得昂仁的嘴唇是红的，红得有点儿冒甜味儿。

昂仁让龙娜泽说自己哪儿长得好看，龙娜泽就说他的嘴唇长得还可以。

昂仁望着龙娜泽那花瓣儿一样的嘴唇，便想用自己的嘴巴在龙娜泽的小嘴上盖个印儿。

昂仁笑着对龙娜泽说：“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好不好？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我怕别人听见了，想小声在你的耳根边说。”

说着昂仁便走到龙娜泽的身边，把嘴巴凑到龙娜泽的耳边说：“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有一个叫昂仁的，他想和你亲个嘴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”

龙娜泽马上用手把自己的嘴巴捂上了，她笑了笑向后退了一步说：“有个叫龙娜泽的对我说了，她说不同意。”

“可是那个叫昂仁的说，他早晚是要亲到的，因此再有劳你给个答复，现在亲行不行？”

“有劳你捎话让那个叫昂仁的趁早死了心。”

“话儿捎到了，昂仁听了很难过。”

姑娘长大了总要考虑嫁一个人，龙娜泽的阿爸吉桑龙次在醉酒后对人们说，他要在赛马节那一天把龙娜泽当彩注，许配给赛马场最优秀的骑手。

昂仁知道了这个消息很着急，因为他不会骑马。

说起来，龙娜泽的阿爸吉桑也喜欢幽默有趣的昂仁，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太漂亮了，应该找一个像格萨尔王一样长得高大又有本事的男人。不过自从女儿出生之后，吉桑龙次还没有发现有一个可以配得上自己女儿的人。

龙娜泽成为赛马节上的彩注的事儿，像风一样传遍了很多地方。

那些未婚的男子有的亲眼见了龙娜泽，有的听人说了龙娜泽的美貌，于是便格外地认真练习骑马与射箭了。他们谁都想在赛马场上大显身手，娶上漂亮的龙娜泽当妻子。那些有妻子的男人，也想要在赛马场上中彩，只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在开玩笑的时候说给女人听，耳朵差点儿没被女人拧掉了。

昂仁找过吉桑龙次，希望他能改变主意，说到最后，昂仁说，如果吉桑龙次要是坚持的话，他就带上龙娜泽远走高飞。

可是吉桑龙次说出的话就像一盆水泼在地上，哪里能收得回。

吉桑龙次让昂仁参加赛马，要是他能获胜，他情愿把龙娜泽嫁给他。

昂仁从小没有骑过马，可是为了参赛他还是花了大价钱，买了一匹像雪一样的白马。那匹马的身条子很长，长过了很多马。个头儿很高，高过了很多马。马的四只蹄子就像金子和银子打制成的，而且那匹白马身上还能散发出一种好闻的味道，那味儿让闻到的人都会爱上它。

昂仁为那匹白马起名叫“追云”。

县政府没有养马的地方，“追云”就养在龙娜泽的家里。

龙娜泽第一次看到“追云”，就喜欢上了，她想着昂仁要是生得像这匹白马就好了。

吉桑龙次看到“追云”，也很喜欢，便问昂仁从哪里买到的这匹马。

昂仁说：“我啊，在梦里梦到三座山，三座大山之外，有一个长着香草的地方，我花了3天的时间去寻找，结果就找见了这匹马。”

“我愿意这么相信你。”吉桑龙次说，“这吃草长大的马啊，真是一匹好马！”

把马养在龙娜泽的家中，不是昂仁找不到更好的地方，而是他想多和龙娜泽接触。

他得知吉桑龙次是擅长骑射的，便买了许多礼物请他教自己。吉桑龙次特别喜欢那匹马，便同意了。

昂仁虽然知道人们对他的身高与长相有着偏见，不过自从他喜欢上了龙娜泽，他在心里却觉得自己的个子长高了，相貌也变得更加英俊了。得到“追云”之后，对于赛马获胜也有了信心。

不过，昂仁第一次骑马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而且还摔伤了腿。等腿好了之后，赛马节眼看着就到了。

昂仁用最后的几天，终于算是能在马背上坐稳，可以骑着马跑了。可是赛马的人要在马背上射箭，甚至在马背上倒立，从马背上俯下身子用手捞地上的哈达，这对于昂仁来说就太困难了。

“我又来了。”

昂仁从马背上跳下来，在商店门口对龙娜泽说，“我带着我的‘追云’来了。”

“我看到了。”龙娜泽用怜惜的目光看着昂仁说，“你的腿还没有完全好，我看赛马你就不用参加了。”

“要是赛场上没有我的身影，你的心会不会空落落的，就像那被风吹着的经幡呢？要是你愿意跟着我离开这个地方，我想我是不想参加这次赛马的。”

“要是赛马场上没有你的身影，就没有‘追云’的身影了。在我昨天晚上的梦里，我梦见‘追云’跑得像风一样快。要是你一个人骑着‘追云’离开咱们这个地方，我想我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。”

“是吗？为了我心爱的龙娜泽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出现在赛马场上的，你就等着瞧吧，我会是跑得最快的那个骑手。”

昂仁说完话就又去练习骑马了。

赛马场在一个山坡下，山坡的四周是棕色的，也有彩色的高山，高山围成的一个大圈里，有县城，有草场，有田野，也有路与河流。

赛马节的前几天就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陆续聚集在山坡周围，搭起了一顶顶花色各异的帐篷。到了赛马节那天，那片原野变成了一个帐篷搭成的城市，都一眼望不到边了。骑手们穿着黄的蓝的黑的各色节日的盛装，骑着矫健的马儿聚集在山坡下。那些马儿的尾巴上都用彩带扎了起来，微微上翘，马身上挂着金色的银色的铃铛，马走动的时候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。

当所有的参赛者都抵达起点，稍事休整后，主持人一挥令旗，100多匹马踏出潮水样的声响，大地都颤动起来。

只有一匹马最先到达终点。

最先到达终点的那个人会是谁呢？

几万人都盯着赛马场上的骑手。

昂仁的“追云”跑得最快。

“追云”的四蹄有力地踏着地面，风声嗖嗖地从昂仁的耳边刮过，快得像人的眼神。昂仁呢，他觉得自己几乎就要腾空飞起来了。

昂仁和他的“追云”第一个跑到终点。

昂仁的每一支箭几乎都射中了靶心。

昂仁是中彩注的人，可是昂仁没有想到，谁都没有想到，龙娜泽竟然失踪了。

昂仁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龙娜泽到底是跟谁走了。

直到3年后，龙娜泽抱着3岁大的孩子回到了家里，又过了一个月昂仁才娶了她。

昂仁实在是太爱龙娜泽了，因此也没打算问龙娜泽跟着的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，他只知道有一个男人给了龙娜泽当时想要的爱情，不知为什么又离开了她。

徐东：山东郓城人。出版有小说集《大地上通过的火车》《藏·世界》，长篇小说《变虎记》等，现居深圳。

小日子

□班琳丽

麦子一早起来为他赶织毛衣。毛衣是麦苗绿的，麦子一向喜欢这种颜色，不浮不躁，沉得下来，又一副盎然饱满的样子，像极了他。

麦子一直想像城里人一样给他送样生日礼物。他的同学有不少戴手表的，人前人后手腕儿一伸，似很有身份的人，麦子都有些为他眼馋。联络部的叶子也说送手表好，寓意每时每刻思念，时刻在你身边，超浪漫。麦子当真去丹尼斯了，看过表的价格，她沉默了。小店员笑靥如花地问她：美女，买男表还是女表？看好哪款合适？

其实哪款都合适，就是价格太不合适了。

麦子也想浪漫啊，尚在青春的人，谁不喜欢浪漫？单单看一眼这个词就够让人满心向往了。还是女宾部陈姐话糙理不糙。她说有吃的谁想饿着？有穿的谁想光着？要过风光的日子，还要看自己是不是风光的人。言外之意，她麦子还不是风光的人，清水洗浴中心女宾部的一个搓澡妹而已，虽被称“搓澡西施”，也仍是一个搓澡妹而已。麦子的那个他还在求学，用麦子娘的话说，他们家的日月还露水上挂着呢。虽然俩人在一起时少不了畅想未来，也畅想得山高水远，花团锦簇，终归连这样的日子还没起航。

陈姐说，小人物过小人物的小日月，大人物过大人物的大日月，锅碗瓢盆，这很配套。大人物过小日月，这是人家低调。小人物过大日月，这只能是你妄想。麦子容许自己妄想，信马由缰地想想咋就不中？不过，她还是很能服从一清二楚的现实。

想来想去，麦子决定给他送件毛衣，不是买，而是亲手织。这个想法很滚烫。她一针一线织她滚烫的心意，他穿上这件毛衣，那是贴心贴肉的暖，知冷知热的烫。

毛衣已织得有模有样了。麦苗绿，V字领，挺括的白衬衫，那是多惊喜人的一个样子。他穿上这样的毛衣站她面前，会说怎样好听的话呢？会做怎样温暖人的举动呢？

麦子心里忍不住羞赧地一叹，自己跟自己扮了个吐舌鬼脸，指尖更愉快地编织起她的滚烫来。

麦子是清水洗浴中心女宾部的一个搓澡妹。常来“清水”洗浴的女人一般都喜欢叫麦子搓背，或者说她们让麦子搓了一次背，就甘愿做“清水”的回头客了。

麦子的手纤纤细细的。秀嫂说：天生一双搓背的手。麦子就反驳：我们音乐老师说它是弹钢琴的手。麦子的手弹不上钢琴，有资质弹钢琴的手也就沦落到澡堂给人搓背了。麦子的手看似柔软无骨，却很有劲儿。给人搓背前她爱轻声问：姐姐，您要轻些还是重些？不少来“清水”消费的女人夸赞过麦子，活儿做得好，嘴巴甜，又善解人意。被人夸的感觉麦子很喜欢。麦子娘也交代过麦子：干啥活儿都要图个好儿，人家夸咱比啥都顶用。花儿怪好看，但哪有果子中用？麦子是花儿一样美的姑娘，麦子却努力让人感受她是一颗中用而有分量的果子。

麦子初来乍到的时候可没这么称职，手笨心笨，穿着也笨，像个漂亮的石妮子。秀嫂没少将她往搓背间拖。

俺是暂时来这儿，不想长干下去。她起初爱这样辩白，生怕人家想，一个大闺女家怎么来这儿了？

长干下去又怎么了，难道给人搓背是贱活儿？陈姐不乐意了，拿话砸她。

不不，俺不是这意思。麦子不知怎样说有意思了，就哭了。

他在这个城市里上技校，他坚决反对麦子去外地打工。他说在他的身边麦子的安全就有了一道保险。所以，麦子进澡堂的目的，是为他将自己先寄存在这里。

干一行爱一行，既然来了，只管干就是了。陈姐话硬，口气却软了。

麦子不笨，心不笨，手也不笨，她接下来就只管学着干了。麦子觉得她的手在柔软的散发着体香的肌肤上动作该叫“踏肉”。“踏肉”比“搓背”显出点艺术味儿，“搓背”像给人动粗，“踏肉”就有些糊涂的高雅。麦子总会在工作中寻出些艺术的味道来，与把“搓背”称“踏肉”一样，她还爱把女人的乳房、秘处称做“小故事”。把工作想得艺术些，就会自觉地投入了。就是从这样的时候开始，麦子像突然换了一个人，变得爱说爱笑，她能给人边“踏肉”边愉快地聊天，能聊服装、美容、家庭、孩子，就像个快乐精灵，给人快乐。

麦子美起来了，破土的夜明珠一般，连总部的头儿都拿眼狠狠地扫她了。不久，头儿征求麦子愿不愿意做秘书工作。她兴冲冲去征求他的意见。他说：弄不好有些女秘书会被拎瓶酒一样给拎家去，不干。麦子信他，不干。

说麦子17了，其实她才刚到16的沿儿上，但身子饱饱得像5月的麦穗哪。

麦子，你是赶早开的花哟。秀嫂们爱在空闲的时候打趣麦子。

麦子才不想让人生的花期赶早儿开呢。她倒是想跟同龄的女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往头脑里头装知识。就是装进去的是烦恼挫折，她也不惧不恼。她们老师常说，坏事情是有心人的磨刀石。麦子不怕坏事情，可她的娘用眼泪把她想在坏事情上磨砺自己的权利给哭没了。

死丫头，嘴撅得能拴几头叫驴了。死妮子，眼泪能哭一缸了。祖宗哎，我生了你们5个容易吗？你爹没本事，你老大就不能体谅老的一回？娘流泪了，麦子没辙了。

老师说过，他们班有一个上大学的，那就是她麦子呀。可她家真的不好过，她娘就只为生个儿子，一滩的好日月都给折腾光了。她是老大呢，她不先牺牲谁牺牲？麦子退学了。麦子的大学梦也像暮秋的落叶，飘飘悠悠地零落了。

既退了学就要说婆家。那段时间麦子家的门槛都让媒人给踩秃了。横竖麦子听不中条件的不见，看不中照片的不见，相不出未来的不见。自己不是牲灵，不能任人挑；人家也不是骡马，她不能任由自己见。麦子有办法，一次次她躲在里间听媒人对一个又一个他的内容简介，筛掉一批，再用心相看一张又一张照片筛掉一批，末了剩下3个人。

麦子的娘号啕开了，3个穷光蛋啊！

不跟人受苦，就想过人家的甜日子啊？麦子还嘴。

麦子开始相亲了。3个小伙子都在上学，一个上高三，两个上技校。麦子喜欢文化人，觉着有文化的人脑子活。草木一秋，活得是季节；人生一世，活得就是脑子。有个好脑子生活就不会永远穷。

3个年轻人，她相上了上技校的赵小山。麦子的娘直撇嘴。

放心吧娘，你闺女凭点姿色赚一个大学生，不赔本。麦子争。

嗤，大学生？跟打工的那是一个槽头争嘴的驴！麦子的娘哂笑。

俺稀罕！麦子的嘴很硬。

麦子在吧，我让她给搓搓背。牛阿姨在搓背间喊。这是周一的下午，一周里最清闲日子里最清闲的时辰。“清水”的常客只有牛阿姨专赶清闲。

就来，阿姨。麦子应着。

秀嫂几个撇撇嘴。你如果能看牛阿姨一眼，哪怕就是她的背影，你也就理解秀嫂们撇嘴跟白眼的全部内涵了。

牛阿姨体重230多斤。身体重脾气也不轻。麦子之前几个给她搓背的，没一个得过她的好气。麦子这样想，谁没有老人，谁没有老的时候？给人搓背，拿人家的钱，就要为人服务好。刚开始，麦子也让牛阿姨那一身肉袋袋吓住了，总是跑神，想她老了会是这样吗？麦子可是想让他永永远远都看到她最美的身子。她没他有学问，但她想让他为她骄傲，哪怕就是为她的身子。她知道他喜欢她的身子。那次他紧紧抱她，说，麦子，你真好，哪儿都好。他剥她衣服了。她没让他剥。他失望。我不好吗？他问。不好。她拿话熬他。他急：不好还贴我呀？以后不贴了。她再熬他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像被水煮了一样跳急。她咬住他耳朵悄声说：洞房花烛那夜。他幸福得像个孩子说：我想明天结婚！

他们这就是爱情吧？一定是！她回答自己。多好啊，爱情谁都配拥有，包括她跟他，平平凡凡的人们。

麦子想得眼泪下来了，她把自己想感动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会儿的牛阿姨没生气麦子发呆。麦子失措地答，麦子。名字跟人一样美。牛阿姨说。牛阿姨还说我年轻的时候也美，男人看我一眼就能惦记上。后来我的老头子娶到我了，他艳福浅，撇下个儿子就走了。牛阿姨不生气，还一口气跟麦子说了那么多掏心窝子的过去。

从那以后，牛阿姨只让麦子搓背，从没不满意过。牛阿姨搓背一个人占两个人的工夫，麦子也从不嫌弃。就这样麦子成了牛阿姨追忆幸福的由头。麦子能给她这种幸福，她要抓住麦子。麦子也乐意让她抓，快被生活埋没的老人，她能给她一种叫幸福的感觉，利人不损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牛阿姨的肉袋袋跟大腿根儿淹得红了，麦子帮她在这些地方扑些粉。阿姨眼圈红了，说乖麦子，阿姨能有你这样个孙女，该多福气啊。被牛阿姨喜欢，跟被女宾们夸一样，让麦子有成就感。这感觉像长时间没在水底，终于浮出水面，呼吸到爽人肺腑的空气一样，真好。

牛阿姨无论如何把一套包装精美的内衣丢下就走，快步走，怕麦子追上来似的。麦子看看外包上的价码，388元，吓一跳。秀嫂也把头伸过来看：我的娘呀，一头小猪仔的钱。

陈姐表示她见过世面，眼神一撇说：几块巴掌大的布片儿就卖388，你说人家穿啥？穿文化！穿文化？陈姐撇嘴。让她们做个乡下女人试试，跟泥土打交道，跟牲口打交道，跟倒头就睡的男人打交道。穷讲究。

麦子不掺和她们扯不清的嘴官司，她想心事呢。要说牛阿姨，没少送她礼物，几乎每次来都带。牛阿姨的礼物就像天上落的雨跟雪，你跟土地一样只管接住，不能拒绝，牛阿姨不容麦子拒绝。

麦子小心翼翼地打开外包，眼神一下被定住了。两个简单而小巧的乳托间用精细的带子连为一体，乳托挺括、优雅，像里面有小小的富有弹性的乳房撑着。正摊在乳沟的位置，缀有一片精工的梅花型白玉片。麦子赶紧将它们盖了。麦子的脸红了，麦子的心又飞远了，飞到未来的婚礼上去了，那时她将穿上这套醉心的内衣。

麦子，怎么脸这么红，感冒了？秀嫂问。麦子一惊，胡乱地说有点冷。陈姐说去桑拿房蒸蒸吧。哎，麦子应，而后光着脚跑向桑拿房。

麦子来桑拿房是躲陈姐们的眼睛。她就只想一个人待着，一个人想他们的洞房花烛。想啊想啊，麦子突然觉着喉头冒火。她不知怎么了，就觉得“心情”发起怪来，跟个任性的孩子一样。她却满足不了它，它就更怪。麦子也生气了，生“心情”的气，猛起身跑到淋浴间打开一个花洒，将自己连同“心情”一股脑儿推进水柱里，让凶猛的水流狠狠地冲，狠狠地沐，狠狠地浴。

等麦子的“心情”似一锅开水终于放凉了的时候，她眯着眼笑了。她在做“梦”，此时那个亲爱的他还在灯下读书正酣吧，为了给予她的那个承诺？麦子心下软软和和地走出来，走到橱柜那里扯出一条干净的雪白浴巾裹在身上，一长身，铆足劲儿，对着外面大喊：搓背的，搓背！

啊，生活多美呀！小日子多美啊！麦子身心轻爽，幸福咏叹。

《文艺报》
“新作品·小说”
征稿启事

为推出优秀原创作品，发现文学新人，繁荣文学创作，《文艺报》“新作品·小说”版于2014年1月1日起，面向全国征稿。

征稿对象：

全国高校及中学在校学生，鼓励作品以校园生活为题材；

广大农村文学爱好者，倡导反映当代农村现实生活。

征稿要求：

原创小说，未在其他报刊发表，杜绝抄袭。内容健康向上，视角新颖，感受独特；有较高艺术水准。篇幅在5000字以内。来稿请注明“小说版征稿”。

投稿地址：

北京朝阳区农展南里10号文艺报社（100125）
徐 健 收

电子邮箱：

xinzuopinxs@126.com